

爱情传奇

——史蒂文森夫人传



(法)拉皮埃尔·阿历山德拉著
蒋子华 张让赐 周宗武 徐晓亚 译

世界女性题材畅销名著

爱情传奇

——史蒂文森夫人传

〔法〕拉皮埃尔·阿历山德拉 著

蒋子华 张上赐 译

周宗武 徐晓亚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5印张 1插页 482,000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309-X

I·1990 定价：29.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予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的妻子

坦诚而忧郁，生动而真实

黑莓镶金般的眼睛

耿直似剑

守正如钢

这就是造物主

赐予我的女人

狂热和勇敢，荣誉和激情

生活未能磨蚀的爱情

死亡不能耗尽

地狱不能毁损

这就是万能的主

赐予我的女人

温柔的主宰、伴侣、主妇、夫人

忠诚的旅伴

相随到旅途的尽头

心向自由，酷爱绝对

这就是上帝

赐予我的妻子。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告 读 者

我与芳妮相伴五年。我循着她的足迹走遍世界，历程十万余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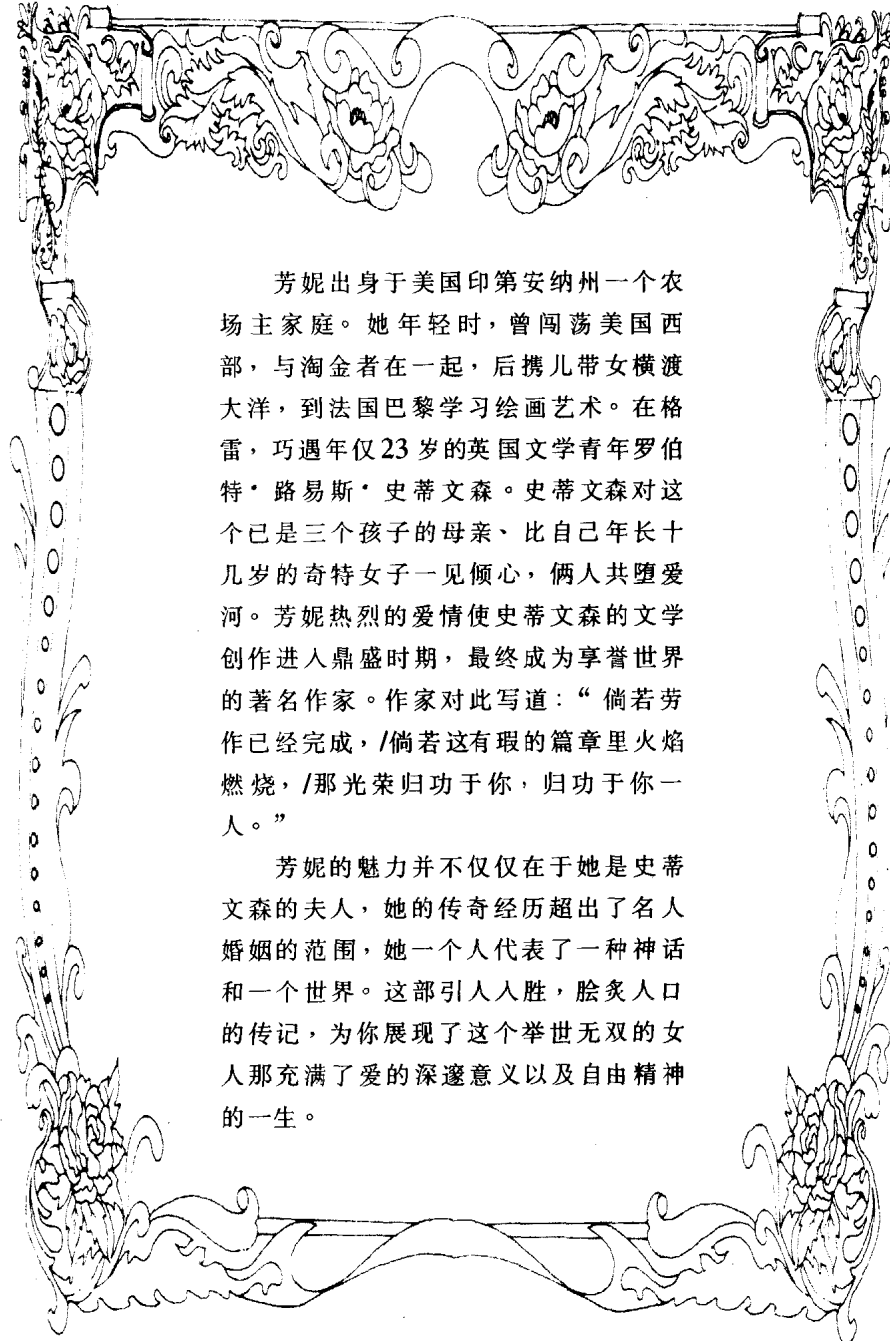
为做到言之有据，凡她居住过的地方，除了达沃斯、伯恩默思和太平洋上几座岛屿，我遍访无遗。

本书复录的许多书信，均未曾公之于世。其中大多数还从未译成法语。由衷希望我的译文没有违背通信人的思想，没有篡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文笔。

本书所述事迹，读者皆可视为确凿不移。我缺乏信证时的极少几处斗胆之言，以及我的假设和取舍所依据的理由，读者可在附录中找到。

A. L.

根据
Éditions Robert Laffont, S. A., Paris, 1993年版本
译出



芳妮出身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农场主家庭。她年轻时，曾闯荡美国西部，与淘金者在一起，后携儿带女横渡大洋，到法国巴黎学习绘画艺术。在格雷，巧遇年仅23岁的英国文学青年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史蒂文森对这个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比自己年长十几岁的奇特女子一见倾心，俩人共堕爱河。芳妮热烈的爱情使史蒂文森的文学创作进入鼎盛时期，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作家对此写道：“倘若劳作已经完成，/倘若这有瑕的篇章里火焰燃烧，/那光荣归功于你，归功于你一人。”

芳妮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她是史蒂文森的夫人，她的传奇经历超出了名人婚姻的范围，她一个人代表了一种神话和一个世界。这部引人入胜，脍炙人口的传记，为你展现了这个举世无双的女人那充满了爱的深邃意义以及自由精神的一生。

目 录

告读者

序曲：异口同声 1

第一部分

谜一样的女人 1864—1875

第一章 雅各布的女儿 15

第二章 萨姆的妻子 55

第三章 里尔顿的朋友 119

第二部分

暴风雨之鸟 1875—1880

第四章 格雷奇遇 163

第五章	痴迷的体贴	235
第六章	命运浪漫曲	315

第三部分

刚烈的女人 1880—1914

第七章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夫人	417
第八章	鱼美人之歌	471
第九章	史蒂文森狂想曲：瓦里马别墅	547

尾声：芳妮	641
-------------	-----

附录：参考书目	663
感谢的话	710

序 曲

异 口 同 声



我能想象，这世界上她
是一个男人随时准备为其而
死的唯一女人。

巴黎 1988 年

R. L. S. 一切都开始于这三个姓名起首字母。罗伯特·
路易斯·史蒂文森^①。

史蒂文森最有名气的作品，我年少时并没有发觉。很久
以后，无意中贪读我异想天开时也曾渴望写的小说和想过的
冒险生活，心中顿时为之震动。就此如饥似渴，心驰神往，一

① 英国作家（1850—1894），生于苏格兰爱丁堡。早年攻读土木
工程，不久改学法律。1875 年成为律师。后逐渐脱离法律界专从文学。
早期作品有游记《内河航程》（1878）、《驴背旅程》（1879）。在法国遇
芳妮·奥斯本，1880 年成婚。1882 年发表故事集《新天方夜谭》。1886
年发表著名中篇小说《化身博士》。其他小说有《黑箭》（1886）、《绑
架》（1886）、《巴伦特雷的少爷》（1889）等。因患肺病，1888 年迁居
南太平洋萨摩亚岛养病至 1894 年去世。其间创作故事集《岛上夜谭》
（1893）、《南太平洋记事》（1896）。另有诗集《儿童诗园》（1885）、《灌
木丛》（1887）。

头钻进了他的著作，一一比较书里的注释和不同的版本，又细细研究每篇前言。

我寻找答案、解惑的门径和钥匙，并很快在各处找到了。难以置信的是，在法国、美国、英国，按照不同时期，从一家出版社到另一家出版社，获得的却是同一个形象：史蒂文森，儿童小说家，勇敢的冒险家，品格高尚，堪为师表。这固定的形象，这种前后一贯，促使我作更深入的了解。除了作家对朋友的忠诚，所有的介绍都提到他身边有一个女人，他仅有的、属于他的女人。但分歧也由此而生！据作序者称，伟人的女伴是个给他创作灵感的佳人；或者是个悍女泼妇。一个喜欢冒险的女人，一个小资产阶级妇女。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一个启蒙教师。一个女才子，一个荡妇。一个魔鬼，一个殉道女。各人在披露这个女人的影响上所投入的热情把我逗乐了。史蒂文森去世那年，即 1894 年写的最后一部作品的题词激起了我的好奇：

收下全部著作，它们属于你。

是谁磨亮了剑，是谁吹旺了将熄的火炭，

是谁坚持了目标。让它一定不移。愈来愈高。

不滥加恭维，不吝惜忠告，如果不是你，还有谁？

如今旅程已到尽头，倘若文字有价，

倘若劳作已经完成，

倘若这有瑕的篇章里火焰燃烧，

那光荣归功于你，归功于你一人。

受到这样一位作家如此赞美的女人究竟像什么？我们不

期而遇，这将使我耗去五年的人生。所幸我顺利过来了。凡认识芳妮·范德格里夫特的人，都与她一起度过了他们人生的最后时刻。这个美国女人比我所能想象的更原始，更古怪，更通人情，也更乖戾，她一个人代表了一种神话和一个世界。虽然她与史蒂文森的亲密关系将她纳入传奇故事，但她的经历却超出了名人婚姻的范围。她死在他前面，却在他死后继续存在。她最后的伴侣，她谢世那天早晨替她合上眼睛的那个男人，那个在她的影子里消磨余生的年轻情人的回忆便是证明。

旧金山 1914年2月

内德·菲尔德（爱德华·索尔兹伯里·菲尔德），插图画家兼剧作家，未来的乔治·柯考尔导演的《马奇博士的四位千金》的编剧。他有以下记叙。

我能想象，这世界上她是一个男人随时准备为其而死的唯一女人。

初次见到她是11年前的事。时间是1903年，1903年1月，地点是旧金山前卫书商威廉·多克西的书店。如同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我等着约见著名的《横越大陆月刊》的版面设计师和编辑。报社与多克西书店同在临市场街的一幢楼里，报社占了二楼。我翻阅一些艺术运动的宣言，心头无不焦虑，生怕我的插图、漫画和连载画再次遭到拒绝。报社办公室的气氛依然感人，但光顾书店的人文表现出来的那种世纪末做作却引不起我的兴趣。当时我23岁，刚在巴黎呆了半

088730

年，自信对放浪形骸的生活知无不尽。

书店铃铛声响，我不屑抬头。但从手里那本书的下方看到了一只脚，小巧玲珑，套着红色轻便舞鞋，正轻盈盈走下三级摇摇欲坠的踏梯。系带盘绕，脚踝上缀着一朵大花结，花边和波纹缓缓垂落腿上，自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俏媚，我精神为之一振。毫无疑问，自有“红磨房”舞娘们的短靴以来，这只脚最是别出心裁了。

年轻时她一定很漂亮，如今成了一位美妇。

身上一条宽大的裙子，毕剥有声，没有腰身，没有紧身胸衣，佩带的首饰也都原始不堪，一头少见的灰发，髻曲不驯，剪得短短的，目光凝滞固执，这模样令人想起一种热带植物，一个由茎藤和花朵组成的世界，刚猛浓烈，生机勃勃，没有年龄，没有名字。

尽管举止有点矫揉造作，体态开始发胖，身材又矮小——几乎不超过1米50，但她身上散发出一种野性的香味，记得当时我心里想，这个女人具有一种开不得玩笑的神秘力量。虽说如此，她向多克西致礼的样子却非常谦虚，女人味十足。多克西接待她时显得异常兴奋，连气都喘不过来，而她则用一种低低的、平平的声音恳求他只管忙自己的事，不要惹人注意，把她领到尽头的办公室。她把一只柔软的小男孩般的手搭在书商袖子上。两人穿过书铺，我看着古怪的帽羽下一个琥珀色的拿破仑似的侧脸从我视线中移去，那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门扇合上。铺子里顿时一片空虚，一片沉默。

“上帝！”一位顾客惊呼，“她是谁？”

古怪和腼腆相结合的双重印象，这女人身上近乎过分的羞怯和衣着的强烈戏剧性这种在我们看来互不相容的混合，

她目光的执拗乃至狂烈，她身上产生的那种未开化的、奔放的、痛苦的生命力，这一切使我们无一不感到惊奇，男人们的眼睛始终盯着办公室的门扉。20年之后，如果20年之后她还活在世上，我知道，即使在黑夜里，我也能在两次闪电之间从背影认出她来。

“对不起，”我一再询问出纳员，“她是谁？”

“我母亲，”身后一个悦耳的声音答道，我听出是贝尔·斯特朗。

这位女士同我有过几次交谈，她断断续续为多克西工作，在世界上搜寻美国作家的初版作品。她四海为家，离婚孤身，在我看来很有些可爱之处；闲谈起来毫无顾忌，那眼波，那腰肢的扭动，那爽朗急促的笑声——“群岛之鸟”的一个明显特点，这一切在我眼里并非没有魅力。但贝尔·斯特朗在夏威夷群岛或澳大利亚什么地方还有个儿子，一个像我一样竭力想出名的儿子，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儿子，总之，贝尔快是50岁上下的人了。

“我母亲，”她又说，毫不掩饰她的自豪，“史蒂文森夫人。”见我无反应，她又强调：“《化身博士》，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他的妻子？”

“他的遗孀。”

我惊讶不已，因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夫人的地址在我皮夹子里已放了半年之久，在旧金山时我没有一天不听到有人说起她。她的各种各样的冒险事迹，她的多次旅行，她的一桩桩引起轰动的新闻，她与同时代一位最受宠的作家的关系，都成了无数文章、文学小报和社交界论长道短的资

料，而我始终难以把投射到我想象中的无数影像的线条集中到同一张画上，汇集在同一帧肖像的周围。没有一个影像跟我刚才瞥见的相同。

有人曾经对我描绘过开拓西部的粗犷女人，传奇里的淘金女。坐在高高四轮大车上穿越内华达沙漠、膝头上横着温彻斯特连发枪，短上衣里揣着她男人的金块……但要把多克西书店里这位纤巧光艳的人物想象成一个淘金女，身穿土灰色布风衣和平布裙，跟着整整一车队找矿人拥向弗吉尼亚城的金矿，那实在是难，非常难。也有人向我描述过一位巴比宗^①画派女画家；那是在公社时期被焚毁的巴黎，女画家一文不名，却想同科罗^②一比高低，她还与玛丽·瓦西基尔采芙^③同是朱利昂美术学校学生。别人还同我讲过萨摩亚群岛上一个种植可可的女庄园主，说她敢于支持土著居民争取自身的权利，反对白人利益……

这一个个形象，这一张张脸孔，连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妻子所爱之人的名字，她嫁过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朋友——夏威夷国王、蒙特里的小饭店老板亨利·詹姆斯^④，所有这些人的名字都在我脑子里挤挤插插。还有史蒂文森夫人所恨之人的名字，它们同样响亮，同样默默无闻。终于，脑子里的形象摆脱了混乱，她原是我母亲的一位老同学，

① 法国印象派绘画先驱，因该派画家于1830至1860年间在巴比宗聚会或居住而得名。——译注。

② 法国印象派绘画先驱之一（1796—1875），擅长风景画和肖像画。——译注。

③ 俄裔法国女画家（1859—1884）。——译注。

④ 美国作家（1843—1916），1915年入英国籍。——译注。

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唯一能引我踏入社会的名人。我一家在洛杉矶定居，在我离家去旧金山安身时，父母一再嘱咐，要我去拜访她。尽管他们已有40年没有见面，但还是去了信，把我抵达旧金山的消息告诉她，请她关照。因为怕生，或者因为不愿意在加利福尼亚州交结印第安纳州老乡，我便把这次拜访推迟到第二天。

1903年3月8日次日，过了上午10时，我到了电报山顶上，面前是一幢白灰泥大房子，坐落在海德街和朗巴德街的交角上，如同一座伸向太平洋的要塞。

台阶隐没在防风林后面，街上的人看不见。当我悄然穿过防风林的时候，我丝毫没有预感到我在拿命运冒险。没有丝毫疑虑。没有，连一点直觉都没有。但我异常激动，这不无道理。走进这个地方，犹如走进一座圣殿，圣殿的主人是 my 年青时代心目中的英雄，《金银岛》的岛主，体验了自己的梦想并在南太平洋某地替自己建造起一个王国的冒险家——史蒂文森。而我就要见到的是他曾经走遍整个大陆追寻的爱侣，是他无视一切——丑闻、苦难和疾病——而娶的妻子。他的朋友，他的灵感，他的鉴赏人。多克西书店里的美人……这足以使23岁上最麻木的放荡子情不自禁。由此可以想象：一进此门，11年内我不会再离开这个女人，哪怕只是一天，在她身边度过的每时每刻将始终是我人生最紧张，也常常是最有趣的时刻，而且我们将一起穿梭于欧洲，探访墨西哥，盖三幢房子，在花园里植树种花——真是不可思议！

1903年3月的这一天，记得我站在当时名为芳妮·史蒂文森要塞台阶的平台上，我转身面向大海。脚下，右边那条直落海里的街道尽头，一条双桅帆船正要驶向大海。只见船